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園文集　目録　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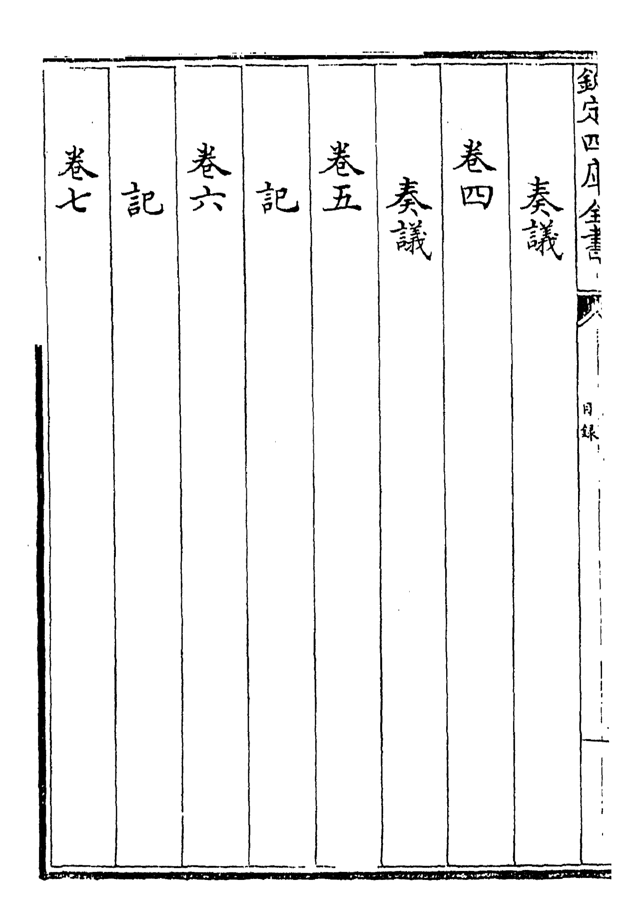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孔繼峰

集部六

東園文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臣等謹案東園文集十三卷附録一卷明鄭紀撰紀字廷綱别號東園仙遊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户部尚書所著有東園吟稿

歸田録義聚家範增修鄉約等書是集則皆雜文也紀入翰林後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生平為文無構思無易稿為人假去亦不復問門人吳儼稱其文甚類老泉其氣昌其思深其辭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今觀集內所載諸奏疏皆剴摯詳明切中時政諸體文亦多屬有關世教之言雜著內有歸田咨目十條亦皆兢兢以禮法自持蓋人品端謹

殊有足重者集原刊久燬此為其九世孫英

梁等所重鐫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園文集卷一

明 鄭紀 撰

經筵講章

尚書一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舉成湯之事以訓戒太甲的言語先王是成湯肇是始人紀是三綱五常維持天下的大道理咈是逆先民猶言前輩舊德若是順也伊尹告太甲說人紀之理未嘗泯沒先時夏桀滅德作威將這道理都廢棄了至我先王成湯始修復之這便是肇修湯之所以修人紀者如何彼諫諍之言乃是推明這人紀的說話湯則虛己聽受無所咈逆前輩舊德乃是躬行這人紀的賢人湯則舍己順從

無所違背其居上而爲君則修明這人紀以倡其臣能盡臨下之道居下而爲臣則敷陳這人紀以告乎君能盡事上之心他人於這道理有一長可取則急於舉用無求全責備之意己身於這道理有一毫未至則嚴於檢束有惟恐不及之心成湯樂善檢身居上臨下各得其道如此其所以修人紀者可謂至矣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有萬邦自諸侯升爲天子積累之勤茲亦難

矣故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是廣哲人賢哲之人是能盡人紀之實者後嗣太甲以後的嗣王成湯因見得天下之甚難故思保天下之不易是以於賢哲之人求之非一方取之非一途或置於左右或服乎大僚使其責難陳善納誨輔德後嗣子孫有所謀為也果合於人紀的道理則順成其美或不合於人紀的道理則匡救

其失這等呵則嗣王雖欲為不善孰肯與之為不善以墮廢先王之大業哉故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嗣位之初德性未定伊尹商家元老舉此為訓無非欲其念祖宗創業之難而保守之也其忠愛懇切如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臣嘗伏覩我朝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奄有萬方即申明五常之訓便是成湯創業肇修的意思君臣同遊又有臨軒策士之制便是成湯求賢輔後的意思恭惟皇上臨御之初

盡孝先皇追隆聖母人紀可謂修矣任用老成開納言路求賢可謂廣矣然謹始非難善終為難伏願遠鑒有商近法皇祖檢身修德示儀刑而立標準勤學好問親君子而遠小人則布昭聖武兆民允懷可無愧於成湯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蓋不在於太甲矣臣等不勝惓惓至願

二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這是商書伊訓篇伊尹述成湯得天下之事訓太甲
以謹始的道理商王是成湯布是敷布昭是昭著聖
武是以德為威猶易經說神武不殺之意允是信也
伊尹告太甲說當初夏桀無道滅德作威天下百姓
苦其虐政惟我商王成湯奮德義之勇行上天之罰
除殘去暴而有不殺之仁心削平禍亂而為弔民之
義舉湯王德威已敷著于天下人無不知是代桀之

虐以吾之寛由是億兆之民向時遭桀酷害如在水火之中今却被湯寛仁如坐衽席之上無不信而懐之如嬰兒之慕慈母皆出誠心無有虚假故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今王是太甲嗣是繼嗣罔是無初是即位之初伊尹又與太甲說今王嗣位之初四方萬國莫不拭目以觀傾耳以聽仰望敷布維新之政上繼乃祖成湯之德然嗣德之道無不在於即位之初初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

故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葢謹始之道莫先於孝悌孝悌二者人之所同我立孝愛之道自親而始天下之凡有親者莫不視我以為法我立恭敬之道自長而始天下之凡有長者莫不視我以為凖謂之立者卓然不移即所謂建其有極也今王在宮庭之内果能親吾親長吾長立愛敬於此形愛敬於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國終而措之天下將見天下的人莫不觀感興起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各親其親各長其長

而天下平矣故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伊尹當太甲嗣位之初述成湯盛德以望其法祖舉孝悌順德以導其化民老臣忠愛之心於此槩可見矣臣又聞之孔子有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孟子有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以此觀之自古帝王未有舍孝悌而為治者我朝一祖五宗創業垂統率用是道治教休明蓋本諸此仰惟皇上嗣承祖宗之統宜體祖宗之心以行

孝敬之道推此孝心則養老之恩必加于四海推此敬心則尊賢之禮必隆于九重謹始如此保終亦然則今日之民即成湯允懷之民今日之治即堯舜孝悌之治而太甲之克終允德不得專美於有商矣伏惟聖明留意

三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這是商書太甲中篇伊尹當太甲改過之初致喜懼期望的意思民是天下百姓后是君胥是相匡是正辟是君伊尹告太甲說民生之衆易於紛亂必有人君主宰他纔能安生樂業若不是人君設官分職明刑立教做箇主宰那百姓每必然強凌弱衆暴寡自相讐殺陷害如何能相正以遂其生此民所以不可無君也人君之尊易至孤立必得百姓每愛戴歸向然後可以安富尊榮若是百姓每困於暴征橫斂苦

於嚴刑峻罰啼饑號寒流移轉徙父母妻子不得相保這等呵則衆叛親離為君的何以能君長於四方此君所以不可失民也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是上天眷佑是眷顧保佑嗣王指太甲休是美伊尹又說當初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今日一旦翻然改悟聽言納諫僉德永懷這等去處豈是人力所能為蓋由皇天上帝眷顧保佑我商家陰誘其衷使其有所思則啓迪之有所行則輔

翼之故能處仁遷義以終其德然太甲克終厥德豈止一時之美實萬世無窮之美也故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嘗思之宗社之安危係乎天命之去留天命之去留係乎人心之向背而人心之向背則係乎君德之修否而又係乎人臣輔導何如耳若伊尹之於太甲先見於厥祖繼遷于桐宮于以開其迷惑絶其比昵致太甲克終允德為商令王伊尹之功誠不小矣然伊尹乃不

歸之已而歸功於天其謙退喜幸之意又何如哉後世為君者誠能任用忠良納誨輔德如太甲則人心愛戴若比昵近倖蠹政縱欲不能如太甲則人心叛離而天命去留亦因以異臣等伏願聖德益崇聖學日勤久近如一使天心眷愛於上而夷夏奠安臣民感戴於下而生齒日遂由百世以至千萬世無疆之休不得專美於商家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論語一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這是論語第十三篇弟子記孔子之言君子小人是指當時用事的大臣孔子說君子之人公平仁恕有德有量故在下屬官執事的人都容易服事他凡有號令都易遵守或有差失也肯包容雖然易事却難得他喜說盖他存心正大喜怒有常一切邪媚之事

難動其中所以難說如何見他易事難說處如他本廉介不好利人却賂之以貨財本正直不信讒人却媚之以諂佞這都是說之不以其道他必深惡而痛絶之如何得喜說雖然難得喜說至於用人之際却能各因其材如大材小器用各適宜劇務閒曹處無不當有舍短取長之意無求全責備之心所以又容易服事這便是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至如小人所爲全與君子公

私相反小人刻薄貪饕無德無量所以下人最難服事往往處事乖方要人承順察人小過不肯優容他雖難事却又容易喜説盖他徇私嗜利不顧是非大凡邪媚之人能投其所好便被他哄動了所以易説如何見他難事易説處如人見他嗜利便動以貨財因他聽讒便動以諂佞這等都是説之不以其道他也不問其悖理之為非惟樂其順己之可喜雖然易得易説至於用人之際却又知人不明而有輕視之

意責人太備而有難為之心或竭人之財而不量其分或察人之過而不錄其功所以最難服事這便是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臣觀孔子所言君子小人正與尚書秦誓中所說的大臣相似這易事難說之君子便似那好善有容的大臣用之則國家有利這難事易說之小人便似那妒賢嫉能的大臣用之則國家傾危所以人君之任大臣於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不可不慎如

此然取人之責實在於君身而修身之道又不越中庸二十章孔子告哀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句而已恭惟皇上臨御以來任賢圖治而尤體貌大臣優容小過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已先得易事難說之意誠能於此而尤加致謹則堯舜文武之道皆萃於陛下之一身而漢唐以下諸君蓋有不足言矣以之用人則立於朝者皆皐夔周召之君子而斯髙小人之類方且革面之不暇尚何能逞其媢嫉以自取

屛斥也哉所謂朝廷正而百官正百官正而萬民正治道之成端有在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惓惓

二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這是論語第十六篇孔子論君子心上有所畏憚的事君子是成德之人畏是嚴憚不敢輕易的意思孔子說成德之君子學問已至道理已明他心上常存嚴憚不敢輕易的有三件事三事者何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是也如何是畏天命天命是天賦與我的正理人有此生便有此身有此身便有此理即仁義禮智信是也這箇道理有生之初天已賦於我身就如命令分付我一般我若放肆不謹違悖了這道理身雖為人實則有愧於天矣所以君子靜而已身自處時常存戒謹的心不敢有一毫放肆動而與物相接時常存恐懼的心不敢有一毫輕易就如天威咫尺真有鬼神在上雷霆在前一般如此則付畀

之重可以不失矣這便是畏天命如何是畏大人大人是爵齒德俱尊的人他於天命之理無分毫欠缺於仁義禮智信之事都能體行言足以為天下後世法動足以為天下後世則所以君子於這大人敬之如大賓尊之如嚴師常存畏憚不敢怠慢這便是畏大人如何是畏聖人之言聖人的言語乃天命之所發載之簡冊義理無所不該散於經書體用無所不備推而行之足以修身而齊家舉而措之足以治國

平天下所以君子於這聖人之言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常存嚴憚不敢忽易這便是畏聖人之言大人聖言皆是天命所當畏的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孔子示人之意何其切哉臣謹按是章三言之中而畏天命一言最為緊要蓋天命固人所當畏其在人君所係尤重凡發號施令命德討罪之類莫非奉命於天之所為人君誠知天命之所在飲食衣服不敢縱欲言動嚬笑不敢違理務使喜怒中節而賞

罰得宜則和氣致祥而天下無不治矣其或不知天命之所在躭耳目之玩縱遊觀之樂而於異端之蠹不加斥逐無名之耗不加撙節則精乖氣異天道不順而災害之來有所不免天下又豈能治哉夫天人感名如此其速則孔子天命當畏之言實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伏惟聖明留意

箋

進聖功圖箋

伏覩皇太子殿下冠禮有期誕晨在邇臣誠惶誠惶頓首頓首上言伏以聖德淵深萬世天潢朝宗於少海神功巍煥九重雲漢旋繞於前星乾道嘉亨坤靈效順天聚五星於奎舍雷驚百里於震宮明兩作離陽一來復雖龍壽鳳齡天長地久而燕禖熊夢川至日升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屹蒼穹建普天之皇極位尊丹扆臨率土之王臣鴻業固自乎祖開虹跡實由乎帝室契數十世而育履稷千餘年而生昌敬惟皇太子殿下彩八堯

眉瞳重舜日天清地淑會合於宮闈日精月華貫通於
弧矢瑶山散彩銀榜生輝麟趾振振仁聞已昭於襁褓
螽斯蟄蟄德音又著於孩提發一祖五宗之胚胎作萬
姓六軍之命脈鼎升鉉玉鬯主鬱金克岐克嶷忽角忽
丱儲位方經四載阼階隨進三加呂賓召贊之筵儀式
烈文謨而著代醮方棄幼祝遂責成冕九旒服九章紫
氣擁龍行虎步樂九成爵九獻黃雲捧日表天顏賀冠
方合兩班慶誕適來百辟喜騰掖壼歡動華夷天地氣

候聚卒其長男不數年可行六禮祖宗仁澤流傳於家
嗣無一日不歷三宮省晨定昏問安視膳祈天永命受
日如年雖皇太子德性天生聰明日長然欲玉成器須
就良工伏願內閣蚤發鸞音東宮旋張鶴禁免懷襁褓
就禮縉紳精選廷臣俾兼宮職三公三少皆旦望爽畢
之者龐一府兩坊盡誼黷頤熹之賢俊容色可消幼志
譽望可養良心重傅尊師先拜後坐步輦舉四門之盛
典菑學播三善之醇風聚甲觀之玉軸牙籤供乙夜之

青燈銀燭然博而不約難以施功簡而有要方可進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臣謹采先代之懿行嘉言參以本朝之宸章聖訓因比類而編對偶更隨事而著畫圖每圖皆錄事跡之始終每事必求義理之閫奧目列卷首名揭圖端事雖養蒙功實作聖爰稽易彖名以聖功遥望青宮拜呈錦衺伏望皇太子殿下肯每日而按卷披圖亦幼年而樂玩易曉仍進講官於咫尺俾對經幄而指陳某也孝某也仁法之以養親御下某也勤某也儉

資之以力學奉身近圖中之正人便佞不容於左右行圖中之正事邪僻不入於胷襟收萬善於一身集衆長而獨得用以存至靜於不覩不聞之境用以涵未漓於無聲無臭之中畧何必承華記不須資善德於年兼進學與日俱新將以為太祖為太宗親其親而仁宣英憲將以為帝舜為帝堯賢其賢而文武禹湯養誦德於千秋待啓謳於萬歲設善旌立謗木芻蕘悉獻於唐階訪洪範受丹書芝蘭咸生於周室葺檻旌直止輦受言風

從虎雲從龍稷卨咎夔之布列壽如山福如海羲農黃

譽以翺翔沛仁恩於四海九州訖聲教於八荒六合士

農工賈凡有血氣者祝華呼嵩匈厥羌氐所墜霜露處

梯山航海皇圖鞏固宗社奠安邦雖舊命維新都千年

之豐鎬興于南盛于北綏兆庶於華夷一人元良萬邦

以正敢拔南山之兎穎用獻東駕之龍圖臣無任瞻仰

激切屏營之至謹撰箋文一通附錄圖首差官隨啓捧

進以聞

東園文集卷一

東園文集卷二

明 鄭紀 撰

奏議

太平十策 天順八年正月上時憲宗皇帝登極優詔采納今無存稿俟求補入

致仕疏

臣年三十二歲係福建興化府仙遊縣人由天順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天順六年九月十六日授本院

檢討中祕讀書史館共職兩年于兹矣今年正月以來
染患風濕証候腰腿疼痛步履拘攣朝參不便侍從維
艱兹奉冊封慈懿皇太后詔書内一款兩京文職官員
年未及七十有願自陳致仕者聽欽此欽遵臣竊惟人
材國家之元氣也元氣衰則四肢百骸莫能運動人材
衰則萬幾庶政孰與彌縫國朝自景泰以來市童有兩
京三祭酒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賤似景山猪之謡
人材之衰極矣陛下登極之初不遑他圖首惟是念此

詔之頒乃涵養人材保全元氣之良策其爲國家長遠慮淵乎微乎臣年雖纔三十有奇亦是未及七十之數稟賦衰薄疾病纏綿且父母俱已踰六望七之年近得家書衰老尤甚臣因思慕成疾旬月不能待朝今進無以盡忠退無以盡孝尸居職守心切憂惶伏望聖恩俯念誠悃特許致仕俾臣父母得仰餘生之賜而國家元氣實荷無窮之休士風幸甚天下幸甚

養病疏

臣年三十二歲由天順四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俸將及二年不意自本年三月內因本身患病父母年老自陳致仕不蒙俞允原病轉加莫能共職近得家書父母卧病在床晝夜憂念病勢愈增竊惟人生天地間惟忠與孝二者而已是雖難以兩全然亦不可偏廢臣若父母未老本身無恙而託病偷閑固不可謂之忠若父母已老身且多病而戀禄貪位豈得謂之孝乎况親無百歲期國有萬年計臣當此時甘旨久違養親之日甚

促倘繼此後疾病稍痊報國之日尚長伏望陛下容情懇切俯賜哀憐乞勑吏部許臣暫歸原籍調病養親病愈親終回任共職則忠孝之道得以兩全臣子之職不至偏廢感戴天恩寧有極耶

勸御經筵以勤聖學疏 孝宗皇帝登極時進奉聖旨這本所言朕當體

行此疏今無存稿俟求補入

論齋醮祝延聖壽疏

臣聞大學有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臣竊見
陛下登極之初左道害政者戮必首加耗國病民者刑
不少貸去淫祠以嚴祀典禁齋醮以正人心故李孜省
鄧常恩之徒舉無噍類國王佛子絶跡禁門中外臣民
爭先快覩以為唐虞三代之君復生於今世矣此正大
學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之謂也奈何政令方行人心
方悅忽然復有大慈恩寺大興隆寺朝天宫三處每處
要做吉祥好事三晝夜合用物件該衙門辦用之旨愚

於此誠有所未曉也殆必以陛下萬壽聖節在邇先期

捷修以伸禱祝其意亦未嘗不善也但此事乃攸省常

恩之徒所以欺罔先朝以竊富貴者陛下誅戮其人未

及三載承襲其事如同一日天下之禁革甚嚴京師之

舉行如故恐所好與所令不同非所以帥天下者也况

佛老之法本起於漢而盛於唐二帝三王之世實未有

也然堯舜之壽百有餘歲文武之壽九十餘年漢唐諸

君遠不過中身近不滿一紀此其無有而不足信雖至

愚之人亦能知之豈以陛下英明之主而有所不知乎殆必又有以孜省常恩之言乘間而入陛下有所不覺耳借使有之今圻甸災傷未復邊疆告警方急亦宜減省費用以蘇民力節縮錢糧以防不測可也況實無有而實不信陛下何既廢於初政而又復行於今日耶若謂陛下一身百世鴻圖之付託萬方黎庶之依歸臣子祝頌當不擇時臣愚以為今日之祝果有萬分一之補亦所宜然況實徒費而實無益陛下何以有用之財而

充無益之費乎臣有一粒靈丹可延萬年聖壽願為陛下獻焉一粒者何仁是也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在天則為元繼之者善萬物資始是也在四時則為春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也在人則為仁心之德愛之理是也仁非徒能生人而又能養人非徒能養人而又能壽人以生人言之一陽初動二氣相感而人形已具以養人言之心廣體胖睟面盎背而人身以安以壽人言之仁者安靜有常慎終如始不窮奢侈以耗其

氣不躭宴樂以損其神以萬物為體以四海為家與一遊畋恐勞乎民力萌一宴樂恐傷乎民財是以血氣循軌而不亂精神内固而不浮壽之根由我而立天地位而萬物育和氣集而休祥應壽之徵由天而降此孔子所以曰仁者壽而堯舜文武相傳延齡益筭之秘訣也彼漢唐諸君烏足以語此耶臣願陛下恒存初政之心勿惑世俗之論日御經筵講明經史暮還宫壼涵養身心嚴近狎之戒杜乘間之門絶遊樂之萌節供具之費

分憂黎庶注念邊疆以仁為安宅而日處其內以仁為廣居而終食不違則一粒靈丹瑩然於陛下之胷次矣由是體信達順心平氣和自我而立者天髙海闊自天而降者川至日升何患堯舜文武之壽不可及耶臣此言雖儒生之緒餘實陛下之素講者睿覽之餘寧不憪然而動乎第恐近習嬖倖之人以蠱惑從諛為職業者將曰此先帝之素行道場之故典也曰政令已出不可改易也曰神已預待恐加譴怒也曰此祈星拜斗以事

上帝非淫邪所可比也臣愚又敢迎而破之曰彼謂已行故典而大明律見有明禁洪武禮制不見采録何故典之有耶彼謂政令不易夫政令貴乎盡善不貴乎不易令苟善矣不易可也苟為未善雖十易亦無害也曰神靈譴怒臣在浙江毀拆淫祠不下數百所皆土俗相傳立致禍福者夫臣以螻蟻之質彼尚不能少加禍譴況陛下得天地之正氣受日月之全光蓋將億萬斯年而為天地祖宗神人主矣彼何神也而能增損予奪於

其間耶曰祈星拜斗以事上帝臣以為每歲正月陛下親率百官大祀南郊尊享之禮極矣於此又何加焉況事天享帝天子之事諸侯行之尚以為僭彼輩滅絶天理實天地間一罪人也近年各處擒拏賊首多其黨類又安可變名易號對越於上帝之前耶大抵臣於此輩本無仇怨但念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宫中高髻城内半額今陛下以修促短長在其掌握故不惜萬乘之尊不愛千金之費而傾三晝夜之誠則天下愚夫愚婦傾囊

破産得以為詞揭榜揚播無復顧忌此民財之所以竭
民生之所以困災異之所由興盜賊之所由起也臣倘
陛下之深恩處風化之首善故不避斧鉞冒進芻蕘伏
望陛下斷以至理勿滯成説將三處修齋趂未舉行而
止以袪百世之惑以續千聖之統以慰萬民之望則宗
社幸甚生靈幸甚風化幸甚

上救荒備荒十事

臣聞自古帝王之所愛者莫大於人民所憂者莫先於

荒旱故商湯禱旱以六事自責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
民月令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魏漢以
來有移民移粟之政有入粟蠲租之令或歲檜别貯或
内帑撥還凡此皆荒政之可考者竊見山東地方連年
不雨寸草不生饑民流徙徧滿路途京師内外三冬少
雪人心惶惶罔知攸措近者陛下引咎自責下詔求言
臣有以知陛下今日之心即商湯之心今日之政即周
禮之政必能節内廷濫費以䘏百官汰中涓冗食以蘇

萬姓善言無有不納既納無有不行者魏漢諸君不足言矣然大海不擇細流高山不嫌簣土臣伏覩近者求言之詔雖止京師然兩京一體不容緘默謹將救荒備荒之政酌古準今對揚明詔萬分之一伏望陛下俯垂采納急救生靈天下不勝幸甚

救荒五事

一山東地方荒旱已甚廵撫官奏行承差吏納銀事例此固救急權宜之法也然人一日無食則飢三日無

食則病五七日無食則死矣今各處農民鬧募而後納銀有司收完而後給糴文移展轉近則經時遠過半載夫以仰口待哺之民而拘歲時斂散之望其能得免於死亡乎臣謹按宋熙寧間災旱下詔留截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巡門俵給今運糧船隻水淺難行宜將已到山東地方者每船截借一百石每石耗米七斗截出四斗共計一百四十石委廉幹官員因飢民流到河下者搭蓋寬廠安歇煮粥濟療其在

家鄉者分投齎糧驗口給散待募到銀兩依數起送戶部轉發太倉交收配抵官軍月糧其餘糧米每石仍截出耗米三斗照前給濟不用抵還尚在每石米正耗一石四斗只運到通州令今年下半年京軍該支太倉月糧者與預支三箇月每石加其脚米五升如是庶民命絶而復蘇運船輕而易達京軍寛剩而國計不虧誠為便益

一宋趙抃知越州遭歲大饑民死過半賑濟之方無所

不至又下令修築城池使飢民各食其力而越得全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見今修理黃河合用人力去年工部侍郎陳政奉勅而來令沿河起撥人夫十萬有司已備六萬每人夫一日只扣工食銀二分每日該銀一千二百兩每年該銀四十三萬二千兩又未知幾年可畢臣以為河患多是山東地方宜行令各府州縣查報飢民丁口數目少壯起撥河下做工將前項夫銀抽出三分之一糴米每五日給米一斗五

升俾其一半自食上工一半還給老羸則河道得成而民飢可療遠處人民亦得免起撥之擾

一宋張詠知成都兩川荒旱屯兵三萬人無半月之糧詠訪知鹽廩充實乃下其估聽民以米相易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而呼曰此翁善幹國臣以為今山東轉運有膠萊濱州諸場長蘆轉運有滄州青州諸場倉鹽豈無餘積若低估募商則數十萬糧可朝呼而夕至矣如或不敷兩淮運司相去

亦未甚遠則募江南之商以米來易而補修河飢民工食亦可

一宋富弼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募民為兵萬餘人臣以為山東之民飢餓如是若下令招募少壯者藉而為兵止終本身以備京營之缺則投充之人豈但萬餘而已如是則國得兵以強兵得糧以養一舉而兩得矣

一蘇松浙江等處去歲頗災近蒙賑恤已漸復業矣其

承差吏典上納銀兩俱係應天府暫貯在庫已發三千兩蘇松賑濟去訖見在銀兩尚多合行盡數解送戶部准抵前項截借之數

備荒五事

一地利之入有限國用之出無窮以有限之入給無窮之出雖掊尅聚斂之臣相繼進用亦無所施其力且如太祖太宗之世親王分封不過數十府祿米以萬石為差親親之恩可為厚矣今諸王將軍殆徧天下

祿米之供數十倍於前此皆陛下法祖隆親之道所
當然者豈臣下所敢議耶但於武職官員冗食數多
洪武年間在京在外留守各都司衛所以全設計之
只有官二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員至成化元年已有
八萬二千五百四十餘員今又不知加增若干天順
五年在京官軍一季俸銀一十餘萬餘兩今又不知
加增幾何歲入有限歲出無窮亦宜量為處置臣考
古者文武混為一途將相更為出入兵寓於農民不

養兵其法盡善盡美無以加矣其後井田法廢文武殊途至唐長安二年始立武舉之制開元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宋真宗有軍謀深遠武藝絶倫之科頗有可觀今武學雖立而無教育之方襲替如故而無勸懲之典徒具虛文曷臻實效臣愚以為當今法制惟科舉為至公合無將武職應襲子弟年十五已上盡數送入武學選武職諳練弓馬戰陣者每月三班每班五日教其騎射陣法下班之日赴武學講

誦武經將傳并名家韜畧兵法悉倣生儒科目制度每三年一舉第一場試其弓馬第二場試其陣法上命公侯伯都督各一員會同兵部堂上官六科掌科給事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就教場中試之第為上中下等編列名號封送兵部收在第三場試其經傳韜畧命翰林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有學行兵法官員就貢院中試之一照糊名易書等制亦第上中下等取兵部原收第一場第二場名號比對若弓馬陣法經

傳韜畧三場俱在上等者許其襲替父祖原職若三塲俱在中等并三塲中有一二在上等餘在中下等者亦許襲替支半俸隨操不與軍政候下次試中全支管事三塲俱下者不許襲替著令回原衛所半支優給教習以竢再試其扣除俸糧設立常平倉收貯如此非惟可以撙節糧儲以備荒而實可以作興將士以備用其為國家之益亦大矣哉

一江南寺觀田連阡陌歳入百萬扣其糧差衣鉢之外

每年剩餘租稅難以數計因此爭奪住持大爲淸規之累私借錢債盡入勢豪之門臣先年奏章已曾論及未蒙舉行若懼其佛法有靈災祟之來臣甘受之期三五年之間常平糴本足用再議區處況佛素以慈悲廣大爲心救苦救難爲敎儻有眞佛在世見百姓饑荒苦難如此豈不慈悲而樂助也哉如蒙乞勅該部查臣前奏會議斟酌施行

一國無三年之積不足以爲國所謂三年之積非必倉

庫之錢糧也通為九年之畊當餘三年之食耳今天下貧民豐歲朝無夜糧凶年父不顧子鄉閭之間無積故也臣姑舉可以足民者一二言之如户口食鹽鈔貫每貫鈔南京時價直銀一釐今解户交與攬頭用銀三釐五毫則每貫虛用銀二釐五毫矣查得南京内庫該收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額鈔共計一千一百二十餘萬每年買鈔外虛費銀二萬四千餘兩尚有南北直隸浙江等布政司額錢餘剩銀兩可

以類推祥襖每件布花染造價銀六錢今各縣造成祥襖解到南京每件包與攬頭進納用銀八錢共計該銀一兩四錢矣他如羅緞銅錫硃漆弓絲茶蠟之類又可類推如蒙行令各府州縣將京師所有上年一向齎價來買者俱依常年納過價值解銀赴部交收買送内庫交納如此每年所省計不下數十萬兩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民富而國不致於獨貧何荒年之足慮耶

一河下撥船人夫一事言者雖多訖無定論臣查得南京濟川江淮驍騎等衛馬快船近二千隻終年差使無時休息非惟人夫難以接應而船隻亦易損壞臣之愚見每年所差只用五百隻其餘與其歇役修理以備下年更替五百隻之中南京河下灣泊五十隻儀真徐州臨清直沽每處一百隻通州河下五十隻除半年聽差船外南京河下者仍南京兵部總管儀真等四處隨處管閘或管糧官帶管通州河下者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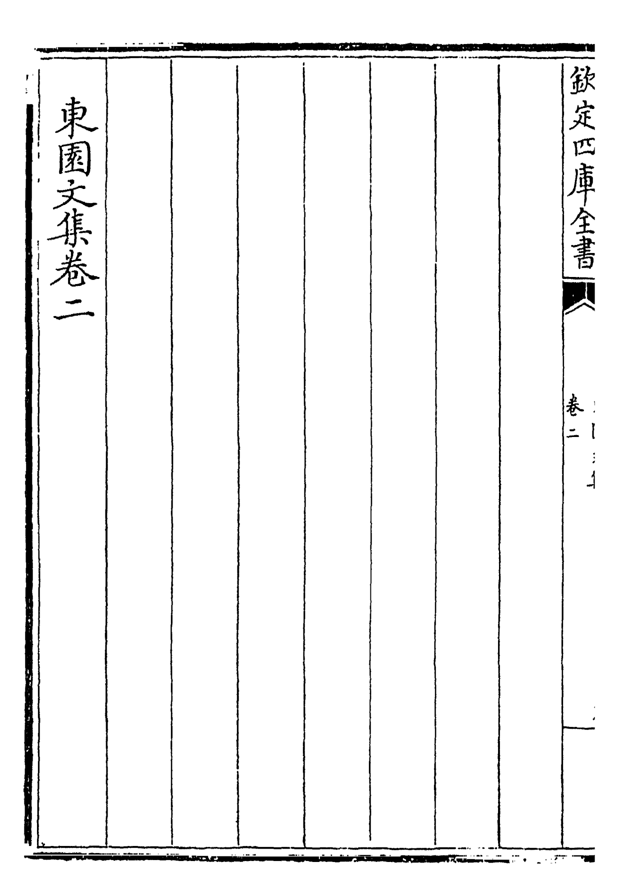
彼處分守官帶管每年更替支帶應得行糧到彼食用合差黄船亦照前例内該進鮮者修促淺小庶可刻日計程鮮物不壞差撥之時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官就於河下泊船去處公同差去人員看驗物件秤定斤兩每一百斤折准一扛儘船裝載每隻船驛遞共撥人夫三十名其差去内臣并家人隨身行李多不過十扛駕船水夫除本船合用什物外每名行糧不過三斗行李不過五十斤俱逐一公同秤驗

填簿具呈該部依數具奏及通行儀真至通州等處帶管船隻官員知會差去官員給與應得應付公文備開公差職名糧廪船隻扛物斤兩人夫名數轉行前路官司一體應付但有多撥人夫一名官降調邊方吏輩役不敘其南京河下會裝船隻只送到儀真聽從彼處帶管船隻官員點撥該差夫船一依原行知會公文照數看驗秤盤過船原船依限回還聽差以次徐州臨清直沽等處俱照前例交遞秤盤至通

州仍查照原行應付車輛人夫蓋節節交盤非惟私攬人貨不得而御用器物亦不至於浥濕撑駕之人亦得少休矣如此則只用沿河驛遞人夫按應亦有餘力其各附近州縣協助雇夫價銀暫依上年徵收以充常平糴本三年之後停止勿徵在京内外官員欽差公幹者照前一體秤盤應付如是非惟撙節夫銀可助荒政而聽用船隻徧滿官河緊急差召時刻可集深為利便

一各衛糧船本身重大每船裝米不及三百石自儀真閘船半年猶未到京以致每石要加耗七八斗纔勾盤費今除見運船隻外至上厰改造之時每衛只存督運官乗坐一隻大船不動其餘只用半料成造量裝糧米二百石每船用軍六名撑駕可與民船一般行走每石米只用加耗米五斗剰米二斗就發該縣常平倉收貯以便賑濟姑以一百萬計之便餘耗米二十萬矣然凡此類皆荒政之大端必須選差風力

官員奉勅專理務期成功若泛泛文移決無所濟且
往年陝西四川大荒之後就舉此事則今日山東即
得受用矣今山東雖因循挨推亦自過去然安知數
年之後天下無山東乎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此備荒之政決不可以不講亦不可以緩講也



東園文集卷二

東園文集卷三

明 鄭紀 撰

奏議

修明祀典疏

臣竊惟人君一身百神之主自古聖帝明王致敬郊廟對越神祇以仁孝之心達精明之德非惟妥神靈而昭感召所以收放合離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有要於此

也然交神之道必誠敬以立其本而節文度數以將之自昔周公制禮情文兼備是以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和氣致祥享國長久漢唐而下諸君皆因循茍簡廟制不復祀典不明千載而下遺憾猶存用是國朝斟酌而行卒難盡復然凡立法創度皆始於粗而終於精故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畢公成厥終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魯兩生亦曰禮樂百年而後可興今聖朝傳世歷年已過其數正

敎化洽禮樂興之時也臣愚不揣據已見於禮制情文
少有未備者數條開具上陳伏望皇上采擇而去取之
立爲國朝定制以破漢唐之陋俾千載而下復見三代
帝王禮樂之盛則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一祭祀之禮所以追養而繼孝也故古者孝子如懼不
及祭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蓋以如在之時有限而
思成之意無窮是以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所嗜思其所樂必見其所爲齊者而後已獻必九

爵王一后二王三后四王五后六王七后八賔九必期神之歆格而後已近世人君安逸之氣盛愛戀之心衰自迎神至徹饌曾無一飯之頃故百凡禮節悉皆粗畧祖考精神判不相接雖祭猶不祭也其何能致感通之妙也哉恭惟皇上孝心純篤已見於臨御之初但儀文之末未免為前代禮制所拘而心有不安者伏願自今以後致祭之日端莊静一虚心想慕務使列聖音容宛若在目將祭之時先入太廟神位

前致其瞻仰就於陳設禮物一一巡視已畢然後行禮初獻必須皇上自行徧詣皇祖考妣位前各進三爵畢則讀祝復位亞獻或皇太子長成或親王未曾之國者代之終獻則貴戚大臣否則内閣儒臣亦可每獻皆如初禮則九獻之禮可彷彿於古人矣臣嘗考之古者祭禮天子九鼎公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獻數因之貴賤之等截然不紊今慶成之宴酒必九進王府之宴酒則七進亦古之儀制也近世以來

不分貴賤祭禮通行三獻者豈厚於養生而薄於奉祭耶蓋為朱文公家禮所誤耳夫文公家禮乃取周公儀禮十七篇之中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祭禮而成之蓋為士庶人不得不可以為悅者而設非謂公卿大夫之禮皆止於是也是禮公卿大夫且不可行況天子乎此禮制名器之大端臣不得不辨也郊社二丁因此可以類推若夫升降跪拜之節自有成規不敢復陳

一名者實之賔實乃名之主名實貴乎相須孔子為政必先正名為是故也然臣嘗考孔子之實不過魯國一司冦耳漢隋以來皆有加贈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而文宣王之謚贈皆如故國朝因之近年言者欲加帝號而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則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此則不通之論夫孔子雖生於周而封爵實在於唐使封於周稱為天王可也旣封於唐烏可

以謂之天王耶名實背馳至於如是伏望皇上大推崇儒重道之恩易其王爵加以帝號固也不然則仍其王爵冕服章旒改為九數勿使王者而僭天子之禮亦可也其十二籩豆八佾之制如加帝號則天下通行否則兩京國學乃皇帝遣官行禮是祭用生祿之義也在外府州縣學有司致祭只依王禮庶幾孔子在天之靈受之始安言者不此之務反以天下第一等名器牽強遷就兩無一當豈所以尊崇也哉

一聖人之道莫大於人倫人倫有五莫先於父子臣竊見顏淵曾參子思皆配享殿堂而其父顏路曾點孔鯉尚列坐兩廡事死如生其道果如是乎縱顏路諸賢壓於聖門之品第限於列代之命封而顏淵諸子之心必有不自安者臣愚以為文廟之旁別置一室以祀顏路曾點孔鯉可也又國子監文廟唐宋以下配享諸儒多坐戟門北向今則俱要遷繼兩廡之末庶幾公私恩禮兩盡而無嫌矣

一周公制禮作樂垂教萬世孔子之道實所傳受宋真宗已封為文憲王廟祀如故元末已來舊廟傾廢故址猶存往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重新其廟奏請歲祀憲宗皇帝准其所請頒降祭文去其王號以周太師為稱蓋以節該欽奉太祖高皇帝詔書謂歷代忠臣烈士以實封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欽此欽遵臣伏惟明詔所言正名定分度越千古但

所謂忠臣烈士者初未嘗指為周公今孔子之王仍舊周公之王革去以制禮作樂之聖而混於忠臣烈士之列豈當時下詔之本旨耶惜禮官未嘗言及於是耳伏望皇上推廣太祖高皇帝尊崇孔子之心以及周公則非惟聖詔有所發明而孔子在天之靈亦少慰矣

一命稟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自古聖賢不過修身行法順之而不違庶幾可以轉禍為福益壽延年於萬

一也自此之外更無他術弘治三年六月十九日臣任國子監祭酒因禮部取撥修齋監生六名臣以僧道修齋設醮拜奏青詞太祖高皇帝律有正條皇上登極又有明禁且天生聖人非彼淫邪所能損益因而上章勸罷奉聖旨禮部知道時以儀物已備因而立案不行去年七月修齋如舊彼若有靈宜乎保佑聖躬四時迪吉夫何未越兩月聖躬欠寧幸賴郊廟降福春秋鼎盛調燮有方不久平復齋醮之有益無

益不待智者亦能辯之今去修設之期尚有半年合用儀物尚未興舉伏望皇上斷自睿衷即行革罷使天下愚民無所藉口而風俗敎化亦漸有可觀矣一南北二京通衢去處異服之人席地說法或架座涅槃男婦環觀動經千百煽惑人心畧無忌憚城隍廟靈濟宮等處每月朔望燒香獻紙不下萬數不論官民之家閨女少婦塞道塡門僧童道行捧茶接待廉恥一喪無所不爲風俗敎化由是而偷詞訟盜賊由

是而起京都且然況天下乎如蒙乞勑都察院在京著巡街御史五城兵馬司在外則巡按按察司并府州縣廵捕官嚴加緝捕問擬如律男子仍發充軍婦女坐罪家長庶幾世道隆盛可坐致矣

一禮樂之設所以饗郊廟宴臣僚其事為至重也故唐虞之時伯夷寅清而典禮后夔直溫而典樂慎重之意何其至哉今太常寺禮樂之司也近年多掌以道官教坊司亦禮樂之屬也近年悉領以優人且天地

神人幽明一理理者序與和而已彼道家絶夫婦之
禮優人亂男女之倫以如是之人而掌禮樂之事欲
求禮之序樂之和其可得乎近者皇上罷黜丁永巾
而簡儒臣以掌太常此實反正之漸也至於教坊司
本身以作樂為職妻女以接客為生其於交神之道
誠有不可竊計國初人民稀少京師寥落故寛其法
禁以填實之今舟車輳集逐末者多正當抑使歸農
然後可也伏望皇上因俗為政著令禮部查其名籍

閑豁從良男子仍充樂工妻女不許接客則民俗以正風俗以敦而禮樂之道實不外是也

進聖功圖說以輔養皇儲

臣竊見古昔帝王唐虞而下周為最盛自秦以降漢為足稱然周家歷年八百七十有餘而夏商皆不能及漢室歷年幾乎五百而唐宋遠不如之其故何哉輔養太子之道有不同也周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以安否視膳宰之饌羞

武王之事文王帥而行之成王之爲太子方在襁褓之中太公爲太師道之教誨周公爲太傅傅之德義召公爲太保保其身體又置三少皆端人正士與之居處出入文使伯禽朝夕與遊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警戒之是在襁褓之中所接者皆正人所見者皆正行所聞者皆正言而嬖佞之徒淫邪之事妖誕之語一切不接其耳目是以幼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既冠之後又有記過之史撤膳之宰進言之旌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前後左右所言無一不出於正是以學積厥躬德造罔覺垂裕後昆而享國長久也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而選左右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行正道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凡武王周公之所以教成王者悉舉之以告文帝文帝深納其言後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共車不下司馬門張釋之劾之文帝遂悔其不能教子而免冠謝罪於薄太后之前傅至光武猶知大會羣臣為

太子擇傅賜以車馬印綬明帝臨雍拜老尊桓榮以師
禮輔養之道雖未及於周然賈誼所陳者大畧亦見舉
行故其君德多有成就而享國亦致長久也唐宋太子
更易不常輔導之臣未聞有如賈誼之論者唐不足言
宋朱熹論天下急務雖曾及之又非輔導之官孝宗亦
不能用其享國不如漢者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掃除戎
狄再造中華功過周漢嘗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
中延四方名儒教皇太子諸王選才俊之士以充伴讀

俾其誨以崇德尚齒尊賢之道太宗文皇帝亦有文華寶鑑之賜又嘗召皇太孫徧覽農具欲知小民稼穡艱難其教養儲君之道固已符周而邁漢今皇太子受中宫之胎教傳列聖之心學年未一紀禮欲三加天下臣民欣欣相告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復出也今正儲之後教法未立加冠有期宫臣未備此臣愚有所未悟也夫教法未立陛下之意必謂皇太子幼小且著少年近侍與其遊戲數年安用生疎秀才官人在其左右拘禁

妨礙不得自由也竊聞古先聖王之教世子始於胞胎繼而襁褓又繼而小學正欲拘禁妨礙使其不得自由而後幼習可變苟於五六歲之時不以正道拘禁而使儇薄巧佞之人引以淫邪縱侈之行至十年之上已化為一家雖輔以周召亦無如之何矣此教法所以不可不立也宮臣未備陛下之意必謂東宮無事之地兼官太多徒費廩祿而已竊聞周太子之官有三公三少以及僚屬漢又有太傅少傅家令門大夫洗馬中庶子舍

人侍講詹事等官禄俸有常又不時賞勞而畧無所愛吝者何耶誠以太子國本宗社安危國祚修短繫焉故於小費有所不惜我太祖高皇帝於東宫官僚職重者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之又置諭德等官及選名儒為之賓友其於周漢遺制未嘗少減此官臣所以不可不備也臣踈遠棄材過憂大計似不知諱避者然臣伏誦太祖高皇帝聖諭有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

之安危即賈誼所謂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正而天下定之意也况今皇太子已出襁褓可接縉紳即賈誼所謂早諭教之時然五經四書深遠難通古人有獻千秋金鑑錄者有獻賛道賦者有舉承華要畧者皆非幼年易曉臣故采前代并聖朝儲君童冠受學踐阼等事凡百條每條摘其事實畫圖於前又錄其出處斷論于後謹撰箋文一通附寫卷首取易蒙以養正聖功之義名曰聖功圖裝演成帙上進皇帝陛下伏望睿覽采擇

倘少有裨益乞宣付東宫講官以補講讀萬分之一庶幾皇太子見此圖畫必樂觀而易曉講官因此圖畫可以指示而解說見跡以求義假粗而見精日濡月染則古今之嘉言善行盡在皇太子之胷中然後次第以及經書子史以廣其見聞則教法立矣復選六卿有德行者兼宫臣師保之職別選儒臣方直骨骾者補一府兩坊之缺俾其更番侍直近侍内臣亦必慎選年四十五歲以上讀書知理質朴敢言者充之不用少年新進浮

薄之人俱以內閣大臣領之則宮臣備矣夫教法既立宮臣既備固美矣然臣又聞前代東宮有資善堂弘教殿及太子新宮等名我太祖高皇帝亦嘗建大本堂於南京今文華殿係陛下退朝便殿延詢羣臣政治經筵勸講之所或非皇太子所宜居往年春坊講讀去處又太淺狹恐非崇重國本之意臣愚更望皇帝陛下於文華殿之東別構宮殿一所以為皇太子朝夕講讀并受百官朝賀非惟可以復祖宗之舊制亦可以聳天下之

覲瞻皇太子必曰父皇為我讀書進學新建宮殿我可不勉勵以副其意耶若然則作聖之功可必而信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復出也豈不美哉

奏取羅允遺貲賑濟疏

臣竊聞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故善保邦者必蓄衆而容民善養民者必思艱而圖易今年自夏徂秋南直隸地方旱魃為虐應天廬鳳數府赤地千里六合江浦等縣顆粒無收人民流移死亡者無數小男幼女百十

文中錢無人肯買父母受其號聒不過用草細縛生丢水中者有之又不忍子女之死與其同投下水有之又聞放粮賑濟攜妻抱子來至南京報無姓名不得關支内飢外寒殭死道旁者有之近於十二月二十前後一日城中各門凍死五十七人自後每日不下十數人地方不肯報官有司不敢具奏雖救荒之官屢差賑濟之文疊出而米價騰湧不止人民飢餓自若時去秋成未遠各處粮食尚有來者猶且如是若至明年二三四月

青黄不接之時將若之何臣抱病數月連陳三疏不蒙
俞允伏枕側聞中心如割臣竊見每年審録重囚陛下
皆於犯人罪情死中求生未嘗輕殺一人豈有無罪之
人忍置於死地耶特深居九重未得盡知故爾此正如
救焚拯溺之勢若更虚泛文移而無切實處置非惟民
生性命之重為可哀憐而祖宗根本之地亦宜憂慮見
今京倉粮米只勾三年闕給再難動支臣偶聞新故太
監羅充遺下金銀數多段疋器皿莫計伏望皇上垂念

無辜坐歸死地大奮乾剛特勅南京內外守備及京堂公正官員逐一查撿照數買米督令五城兵馬司分方給粥暫救飢民性命則一方生靈幸甚祖宗根本幸甚

疏通錢法疏

竊惟法立而弊必生弊滋而法必壅此理也亦勢也臣叨署本部印信節准戶部咨為疏通錢法事內開舉行鼓鑄之典禁革私鑄之弊此足見聖世裕國阜民通商利用之遠猷敢不欽遵奉行但立法必極深而研幾革

弊貴拔本而塞源茍或不然則官局之樣錢一行而山林之爐火四達雖日殺一人亦莫禁止張榜巡街或恐無益於事其故何耶利者民之所趨也臣聞鑄錢之法每鑄料一百斤内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溶化傾出鑄料一百斤若所鑄之錢只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計其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并炭火油麻等項寛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至於精緻可用每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

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工食每一萬六千錢節長補短共用銀九兩其錢依時價每七十文值銀一錢則一萬六千文該值銀二十三兩一本將及二息況近日私鑄之錢每文只重六分而銅鉛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為耶臣愚以為前代之鼓鑄錢幣不過欲操財貨之機籥便商民之行使而已非專欲藉之以充庫藏也其錢每文有重而半兩者有輕而四銖者國朝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

稍大而重八分其輕重大小初亦無定制也臣愚以為今鑄樣錢若以一錢六分為則比之永樂之錢再大一圍每鑄料一百斤只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光潔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為此立法之幾深也又鼓鑄之初錢猶未多且自弘治十八年起朝廷頒給俸償下民折納粮料并各布政司戶口食鹽京班皂隷但凡官司出納務要俱用新鑄大錢其民間行使仍用前代真正舊錢數年之後新錢充足然後天下通行兩

京戶部仍添設辦錢局衙門一官一吏錢匠十名如不別設衙門只將寶源局改屬戶部管轄凡各府州縣上納新錢每一百文多餘一文真偽可疑者發與辯驗正錢每貫秤其斤兩輕重餘錢銷鎔驗其銅鉛多寡若與原鑄則例不合即以私鑄論罪如是則贋偽莫逃而人自不敢為此革弊之本源也又戶部咨開鑄數似乎太多恐銅價乗機騰踊官庫積蓄有限鑄造人工亦太勞擾不如鑄少而法精常行而不廢則歲積月累而錢自

不可勝用矣行間又准南京都察院咨內有禁約奢侈之文大略與禁約私鑄之例相同若此說可行則奢侈吏有不禁自無之說容當另行陳奏臣係職掌錢粮之官偶有所見不敢自默亦非敢變更成命也

奏行水兌以充京儲疏弘治十三年奏奉聖旨准為定例見今南京戶部遵行軍民稱便此疏已無存稿俟求補入

東園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園文集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孔繼峰

東園文集卷四

明 鄭紀 撰

奏議

奏設武舉以培養將材疏

臣近於本年某月日准本部咨准南京兵部咨該本部題為陳言邊務等事内開保國公朱暉奏要舉保將材通行南京五府六部等衙門自文書到日為始俱限兩

箇月以裏各舉所知二三人具奏立簿記註陸續推用等因到部備咨到臣竊惟天下之事有救急於一時者有預備於異日者屯兵積糧設險招募此救急於一時也培養將材訓練軍馬此預備於異日也茲者額森小醜屢犯邊塵朝廷已命大將督領大兵又遣重臣整飭兵備屯聚踰年彼若不聞偶因水草不給暫歸巢穴以待再舉初非畏怯而遠遁此無他用兵之道先聲而後實今之將官先聲何在無怪其然也臣愚則謂天之生

材未有不養而成者今兩京武學外衛軍生爭習舉業以竊科名韜畧弓馬邈不相識兵部季考雖有賞罰而無進退不過視為虛文故有應薦而來率皆不養之士其志智膽氣去見在膏粱乳臭之徒寧幾何耶昔唐設武科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宋行武舉景德一科而高志寧出天聖一舉而令狐挺出於時祿山回紇搔動中外子儀單騎揚兵唐室再造元昊稱帝智高逆謀志寧請兵覆其巢挺教狄青擣其虛

兩朝神鼎震而復定之數子之力誠不誣也今國朝已立武學但武舉未設夫有武學而不設武舉欲人之習武藝是猶有儒學不設鄉試欲人之窮經也難矣臣愚以為今日之計必須依倣唐宋故事開設武舉之科以策論定去取以弓馬定髙下凡在京并外衛指揮千百戶襲替兒男軍民舍餘人等有志武藝者俱許三年一次鄉試悉如民生應試者例徵聘名儒以司考較初場則以武經百將傳并諸家兵法試其論策而觀其韜畧

智識該博斷制之材次場則試以古今陣勢兵器車舟名物俾其圖畫貼說各注制度行使之法而觀其布置運用變化開合之妙俱糊名易書定為上中下三等末場則於教場中試其弓馬鎗刀鉋銃以觀引衆致遠斬將奪旗之勇京闈則欽命總兵官二員會同兵部官巡按京畿御史并選委各營把總公正官員省闈則巡按御史會同都布按三司五更試起日晡而罷當日公定優劣亦分為上中下三等隨即密封送入試院與考試

官分配等第論策弓馬陣法俱優者列為上等論策頗優而弓馬稍次者列於中等之前弓馬頗優而論策不及者列於中等之後論策弓馬俱不及者退在下等照例擇日揭曉上中二等送該部引奏會試下等者發回原衛肄業以俟後科三科不中者照依原襲等級遞降帶俸差操其公侯伯應襲子孫免其鄉試徑送會試俱如春闈事例兵部奏請命官初中二場策論陣圖分別等第與鄉試一般末場則兵部請欽命京營總兵官五

府掌府事并科道掌印等官於大較塲中考試務盡一日之力俾弓馬陣勢各得以盡其材等第揭曉俱照前例下等先發在京武學肄業三科不中止照原襲帶俸差操不與管事上中二等兵部奏請於内苑閑曠去處設立教塲禮部預定儀注請聖駕親臨御幄先試弓馬次及陣勢如周禮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漢文帝躬著戎服親御鞍馬與良家材官馳射上林講習戰陳宋太祖

御講武殿親試禁兵刻木為箭鏃以木綿兩兩相射以分等級我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陛下親閱武舉非惟遠稽古制近法祖宗而片時之頃英雄畢集而將兵將將之術亦得以兼收於淵隱矣試罷就於會試上等之中衆以御試名次拔出三人以居一甲其餘照依原定次數分為二甲亦用黃榜張掛一甲原

應襲者即襲其祖父官爵原無官者定與見任應襲武職二甲三甲者只作冠帶舍人名目俱給本等祿米并隨身口粮分送各邊跟隨總兵官殺賊一年更換一邊各邊歷遍又曾經戰一二次鎮巡總兵官具奏巡按御史覈實方許起送該部查審明白就以原襲并應得官爵到任管事如此則將武弁人人自奮非徒有志者不肯甘居人下無志者亦欲保其父祖官爵非徒襲替者得其科甲之榮而帶俸者亦有進身之階愚鈍者變為

智謀輭弱者變為驍勇邊務夷情日見精熟膂力膽氣日見粗豪不十年閒虎豹貔貅之士聚集京師頂背相望惟陛下隨材任使可為干城可為腹心我國家億萬年之業將安於泰山區區小醜豈足以煩聖慮也哉如此則臣今日雖不妄薦一人而十年之後人材衆多當不乏任使矣不然年年歲歲臨飢掘苗遇渴掘井滿其所得不過枯朽汙濁之物不足以救飢渴豈不為小醜羣聚非笑乎臣踈遠凡庸過憂大計然累本自陳不蒙

俞允尸位茍祿於心何安是以偶有所見不忍不陳儻

蒙采錄則今乞骸林下死亦瞑目伏望皇上普日月之

明奮乾剛之斷勿謂祖宗未有舊制後世不可更張昔

有周盛時周公謹厥始君陳和厥中畢公成厥終未及

百年世道三變亦未嘗拘於文武舊制之有無也蓋國

無人則虛臣久處南都在京將帥固不深知然率非習

學經戰之士一有召遣四顧無人其虛甚矣茍不趂今

為之預養向後子孫承襲不過依舊非惟朝廷不得真

材任用而武臣亦非保守世祿之遠圖也如蒙乞勅廷臣會議將臣所奏斟酌去取立為定制勿謂曠世盛典因臣而行垂死之年別有希望不過念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聖子神孫守成之不易故不知避忌妄獻芻蕘惟陛下亮其狂而察其志毅然舉行不勝幸甚

奏革制外濫支官糧疏

竊惟南京乃根本重地不可以不培植而培植莫急於京儲臣因見近日京儲費出無經錢糧存積有限劄令

四川清吏司卷查本部每年坐派浙江等處起運南京倉粮一百二十七萬餘石南京舊額官軍歳支粮米一百二十餘萬其中一十萬石係三箇月水兌所積者實支派運粮米一百一十餘萬量入為出故有七年之積近因各該衙門奏將送船餘下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四名每名月支米一石差撥裝運之時又支行粮司禮監内官監神帛堂内織染局兵仗局各色名匠共五千七百四十九名舊例只免戸内差役不曾食粮今每名月

支米三斗太醫院醫士醫生一百四十六名醫士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七斗無家小者月支米五斗醫生有家小者每名月支米四斗無家小者月支米三斗寶鈔提舉司紙鈔匠二百八十一名每名月支米五斗光祿寺太常寺廚役共九百五十名舊例有家小者月支米六斗無家小者月支米三斗各各添支二斗及投充新軍四千九百二十名每名月支米一石每歲共添支粮米二十二萬六千一百七十餘石并舊額官軍該支俸

月等糧大約一百五千萬餘石況值連年各處災傷原派起運糧米拖欠數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見今各倉實在粮米除本年閏四月坐放外自弘治十一年起至弘治十五年止只有三百一十七萬二千餘石僅勾二年有餘支放且江西布政司弘治十六年該起運南京倉粮四十七萬餘石并湖廣二布政司見催舊欠粮米雖已奏准折銀至今尚未解到後來京儲愈見缺乏已經本部尚書王軾奏要今後會計南京粮儲量加增添

戶部覆題會計錢粮已有定數勢難損彼益此是蓋通融天下之大勢誠為至論除遵奉外然坐派既不得加增虛耗又不為撙節誠恐年復一年倉粮消耗殆盡根本之地良可憂也其撥充新軍既已入伍雖歲費粮米將及六萬石固難更改其送船軍餘舊例每船二十名差撥之時餘丁每名月支行粮三斗聽守半年者每名該一石八斗短差兩月者每名該六斗行之已久並無廢事今則俱照馬船粮船事例每月支米一石差撥之

時又支行粮誠為重疊濫費況今各衛補造快船已完亦有一年輪差不及一次者夫以空閑之人虛耗京儲之積不為撙節可乎查得南京朝陽等門守門餘丁各倉修倉餘丁俱係每月支米三斗其送船餘丁合無每船照舊名數比照守門修倉事例不拘在家差撥每月俱支米三斗及照各色名匠俱係上元江寧二縣徭役況做工之日工部又給工價并醫士醫生紙鈔匠廚役等項新添粮米俱舊例所無者一併革去庶使倉粮不

致濫費祖宗根本得以培植縁係撙節京儲培植國本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具奏如蒙乞勑該部從長計議將前項新添送船餘丁粮米并民匠人等舊例原無而新近奏討者及厨役舊有經減省而後奏復者通行革去則七年之積不久可復根本之固千萬世如一日也

上清理財賦四事

臣備員南京戸部節准戸部咨為缺乏邊儲等事除編印鹽引文簿陸續賫發各運司該邊收候開中外臣竊

惟各邊粮草缺乏已甚鹽法不通商少報中借撥則天倉銀兩有限空運則近邊民力不堪切思虜情狡偽坐老我師覘我主客人馬不支旦夕粮草不繼即欲大舉入寇是乃彼以逸待勞之策實為我剝牀以膚之災也若不預先處置未免臨事倉皇臣謹陳清理財賦四事以備聖明裁處

一曰廣邊屯自古千里餽粮士有飢色故寓兵於農因粮於敵如趙充國屯田湟中大獲地利卒破先零且

言自燉煌東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皆可乘塞列地而屯諸葛亮伐魏屯田渭濵百姓按堵軍無私馬夫湟中在今陝西蘭縣渭濵在今陝西渭南縣燉煌在今涼州東至遼東則寧夏榆林延綏大同宣府皆其一帶之地世代不同地土則一豈有可屯於古而不可屯於今耶但近裏膏腴之地軍容債帥吞為已業軍士代耕自收子粒臨邊儘有可耕之地又不能設法防禦畏怯往耕郤將近邊耕民遷入城堡以

防失機動輒借撥宂運煩瀆聖聽又有遥度之論則曰朔方風沙易壅地畝冦警出沒擾害農工夫古今一地豈今有風沙冦擾而古獨無耶况各布政司軍屯尚且差官清理縱清出多寡卒難遠致若邊屯一清不過半年坐享儲積豈可以差官小擾而失此大利乎為今之計合無選差有才識堂上官數員分投領勑前往各邊專督屯種將近裏熟田清出若干頃畝離邊積遠可以用力開墾者相兼配搭先儘見在

軍餘每人給佃若干餘田招募各處無業小民并行附近法司衙門將問擬徒流凶犯頗有身家者發遣前來俱給與牛具籽種俾其兼配佃種歲收籽粒一半入官募佃許其永為已業囚佃聽其限滿而歸所耕去處仍行會同鎮巡總兵等官督軍瞭哨設法防護且守且耕如今日耕此一方則併力合作防守之人亦聚一處明日耕彼一方亦然如是則我衆可以遞耕彼衆不得我擾數年之後何患無趙充國之地

利諸葛亮之按堵也

二曰徵寺租竊見南方各處寺院粮額多至數千租税不下數萬朝廷欲其領衆焚脩保障國家今邊疆連年騷擾不見少顯分寸之功是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況近年以來僧道爭奪住持盡將所有租税投獻勢力之家代其營爲常住不得升合間有一二自收者又多潛養私人置立家計焚脩之事耳不及聞合無差官各處清理查其戶報丁粮吊其遞年租簿

扣其實收租税内存若干與其應當粮差并籍報有名人衆齋粮外其餘租税悉徵在官依時變賣銀两造冊解部發邊應用候二三年間邊儲充實再議區處如此則每年所入難以數計矣

三曰折逋負臣本部所屬江南司府州縣各項錢粮浙江等布政司應天等府各年拖欠秋粮等米豆麥稻穀一百二十餘萬石馬草一百四十餘萬包折粮綿布六千餘疋折粮苧布二十三萬餘疋已上四項大

約可折銀一百餘萬兩內除各年水旱災傷減免量除三分之一尚該銀七十萬兩多是粮里包攬在身一時難以追足且本色運費倍於正粮合無准令依時折價仍寬限三年與其解京完納庶民困少甦而邊儲有濟

四曰清鈔貫本部該徵江西湖廣福建三布政司戶口食鹽并蘇常二府稅課等衙門錢鈔兼收鈔一千四百八十八萬七千四十餘貫南京五城兵馬司房鈔

并各宣課司大勝等關及各衙門戶口食鹽鈔共七百一十萬八千三百餘貫蕪湖荆州二處抽分銀大約六萬餘兩上新河九江二處鈔關大約每年折銀三萬餘兩雖亦各有所用較之今日京儲邊餉實在所緩及將南直隷各府州縣并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備用戶口食鹽暫借三年其錢鈔兼收者每一萬貫折銀二十兩其餘鈔每一萬貫折銀八兩并荆州蕪湖銀兩俱解本部收庫聽邊取用及遇米價中

平與米閒月兼支以為官軍俸粮庶幾邊餉有所補助京儲不致闕乏

便宜設法急救饑荒疏

臣竊惟南京根本重地連年水旱軍民缺食去冬今春流移餓死不可勝數今年麥苗又為本年三月初閒大雪損傷若不預為設法區處誠恐日後愈難支持據本部委官雲南清吏司郎中鄧琛呈奉本部劄付為賑濟災傷軍民事除遵依外照得近年本部侍郎鄭紀奏行

水兊事例免其竹蓆馱脚之費每石加耗三斗軍民兩便甚良法也但彼時各倉粮米積有六七年之上以故每年只行三箇月而止今倉粮不勾三年支給合無自本年閏四月起至九月止俱行水兊餘月判倉每年可積餘米二十餘萬石可以濟令而預後待他年倉粮再有六七年之積照舊只行三箇月等因到部又據本部委官郎中賈璇呈奉劄付坐放應天等衛六合等縣四月閏四月軍民丁口共該少欠米十萬石呈乞早賜措

處以救飢荒等因行間又該本司案呈據南京旗手等衛指揮千百户等官張翰等呈稱各衛所官員俸糧原有事例每年四月分折絹八月分折布除遵依外今照南京地方連年水旱田禾無收米價高貴軍民缺食艱難不能過活如蒙准呈乞為憐憫分豁將四月分俸糧暫且關支本色至五月照舊任支折絹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查得南京軍倉糧米為因各處災傷該徵糧米運到者少拖欠者多每年官軍該支糧米一百三十

萬石有餘近年以來加以南京太醫院醫士寶鈔提舉司鈔匠及投充軍人并送船餘丁行粮等項共該每歲添支米二十萬石有餘各倉粮委實只是勾二年之上支給及查得臣先年奏准每年水兊三箇月每米一石脚耗米三斗見今在倉粮米三百四十萬餘石俱係水兊積出餘米之數見在倉粮既無陳腐之虞官攢又無守支之苦且郎中鄧琛呈稱每年要添水兊三箇月不過推廣舊例以便民情而增國計似為有理及據委官

郎中賈璇呈稱江北少欠賑濟十萬石緣查京倉軍儲
實難動支亦所離江北寫遠暫將各處運到粮米畧倣
水兊事體免其蓆竹篩曬每石折准脚耗三斗留彼河
下以近就近給散飢民實為便益欲待奏請定奪不無
緩不及事合行一面暫撥各納倉米就彼河下給散積
出脚耗就令作正支放勾數即止其南京各衛所指揮
千百戶等官呈要將弘治十七年四月分俸粮暫與關
支本色待至五月二麥成熟照舊折支絹疋亦乃權宜

救荒事理已經南京守備等官會議不為常例欲候奏請明降誠恐有悮放期除行南京旗手等衛所造冊将各官本年四月分俸粮暫支本色至五月折支絹疋下年照舊施行去後緣係加添水允撥粮賑濟并分豁官員俸粮事理具本專差辦事官某齎捧奏聞

致仕第十九疏

臣竊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禮與法二者而已禮法既亡名節安在臣考諸古禮國法凡在官者年至七十

俱許致仕唯老成重望爲國家之柱石者不拘臣今已過致仕之年尚從旅進之列時論不容中心有愧在禮固不可留論法亦所當去禮不可留而留法所當去不去是迷貪位固祿之心而忘棄禮滅法之恥臣自少荷蒙朝廷作養之恩至於今日豈忍若是耶近因久病暫出管事神衰氣倦頭暈目昏已身不能自存部事有何補益乞休十有八章無由一奉俞允或者謂臣有心求去何必待報而行臣恐非大臣出處之義隱忍依違進

退狼狽今病勢益增死亡無日不得已將本部印信咨送南京吏部委官署掌買舟卜程以待休命臣又照得成化間學士錢溥與臣同是經筵講官侍郎方滿三年即准致仕臣官三品已十年矣尚書倡鍾與臣同是戶部堂上年未七十亦准致仕臣年七十又加二矣伏望皇上大施恩典一視同仁乞勑吏部查照前例容勑臣退歸田里庶官無尸位素餐之譏人免鍾鳴漏盡之誚不惟臣一身之幸實天下士風之幸也

東園文集卷四

東園文集卷五

明 鄭紀 撰

記

寒栖館記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而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曲中為峯三十有六皆奇秀險怪峭拔磽礐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此其第一也有

宋大儒晦菴先生愛其幽深静寂不雜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為講學授徒之所九曲適中處也視諸曲山水頗夷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旁有堂曰隱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栖塢曰石門亭曰晚對曰鐵笛又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遊息繼往開來實關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一時之遭遇也先生没精舍而下駸以頽圮
國朝正統閒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